



2010—2012年度

赵树理

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THE ZHAO SHULI
PRIZE FOR LITERATURE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 2012年度

赵树理

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THE ZHAO SHULI
PRIZE FOR LITERATURE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2012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 山西省作家协会
编.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78-5536-5

I. ①2… II. ①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182号

书名:2010-2012 年度赵树理
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编 者:山西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陈学清

装帧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bywy.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246千字

印张:18.5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536-5

定价:49.8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contents

长篇小说奖

裸地 葛水平 3

甘家洼风景 王保忠 11

中篇小说奖

白杨木的春天 吕新 27

挣挣扎扎 韩思中 54

车祸 小岸 61

短篇小说奖

谎 邓学义 71

炭河 韩振远 83

寻找建新 手指 103

诗歌奖

捕光者 韩玉光 117

素诗 陈小素 126

——散文奖——

关云长（节选） 玄武 137

乔忠延散文选集（节选） 乔忠延 152

——长篇报告文学奖——

黄河岸边的歌王 黄风 徐茂斌 163

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 聂还贵 172

山西文坛十张脸谱（节选） 陈为人 183

——中短篇报告文学奖——

煤矿农民工 皇甫琪 205

吉庄的三户人家 郭万新 216

为善的涑水 任育才 221

——儿童文学奖——

六二班的故事 陈寿昌 233

——影视戏剧文学奖——

西口情歌 燕治国 245

浴血雁门关 张卫平 王国伟 261

——文学评论奖——

伟大的中国小说 王春林 269

中国文艺批评美学 侯文宜 274

被误读的论语（节选） 张石山 279

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品

长篇小说奖



裸 地

葛水平

颁奖词：葛水平的《裸地》，努力体现了一种文学精神与现实社会相互融为一体的原汁原味，粗犷与柔美，模糊与清晰，形成了小说的魅力，充满了新鲜感。同时，作者把家族命运悲剧的叙述，渗透到对人与人、个性与个性之间存在着的冲突中，最终达到探讨人类整体命运走向的大主题上，颇具认知价值。

沟头溪雷多。雷雨过后，蛙声聒噪，大有“奔霆迸电，驱雷走风”之势，于是人们都叫它河蛙谷了。河蛙谷来了一位逃荒的山东人叫聂广庆，他的妻女在1918年的大旱中相继死去，于是他一路乞讨来到这太行山间安身立命。一次返乡后，他的独轮车上多了一个水灵的女人，河蛙谷也因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了女女谷。不久女女便产下一个男婴，但这孩子长了一副黄发蓝眼的猴怪模样，起名叫作聂山，小名唤作大。

太行山间潞水环绕处孕育着村庄上土沃、下土沃、暴店。上土沃财主原姓、下土沃财主皮姓、暴店的大户盖姓，三家互有联姻。暴店镇每年九月十三有历时半月的庙会，每五年有一次大的迎神赛社，热闹会持续一百天，各种交易也借着大会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商们的药材交易。大户盖姓在暴店南街开有药行和盛堂，外面流传：“一条

街，一片铺，一个王八”说的就是暴店的盖运昌。北街的柴姓柴晚生开着住宿店，从家业上比起盖家气势就小了些，但看似财大气粗的盖家也有道不出的“痛”：不缺钱财，单缺子孙兴旺。

盖运昌的精力都用在了房事上。他的大老婆原桂芝与他门当户对，原家是三世财主，家业权势能攀上的全县也没几户。原桂芝婚后生下三个女儿。二房武翠莲是从大同府的晾脚会上娶来的，但肚子一直不见有动静。三房是当地“鸣凤班”的台柱李晚棠，外号“六月红”，她被盖运昌娶来后生了两个女儿。四房娶的是青海药材老板的女儿梅卓，嫁过来第二年就生下儿子盖家生，但这孩子体弱多病，不说将来要他继承家业，现在怕是命都不保，这成了盖运昌的心病。看风水的说要改变人气不旺的气数该另立坟地，于是盖运昌找了阴阳李圪渣来寻坟地。

李圪渣看中女女谷做新坟，并告诉盖运昌那里住了一个好面相的女人。然而盖运昌心心念念的新坟却被聂广庆的狗给冲撞了，只得作罢。但他却发现那女女果然美得不可方物。这女女刚又诞下一个健壮男婴，小名唤作二。盖运昌的脆弱神经就被刺痛了，他多想子孙兴旺、家业有承啊！于是，他动了女女的心思。

五年一度的迎神赛社轮到暴店办赛，而盖家自当大力主办，盖运昌早就开始准备起来。九月十三一早的祭祀是整个大会的开幕，按理应由主办家的长子来上头盞香，但盖家生体弱不能见外人，盖运昌也怕人笑话，遂说自己梦见聂广庆家那一脸猴怪相的大是佛前童子转世，以一头驴子作为交换借大来代上头盞香，并借口孩子小要娘陪，趁机要把女女也接进盖府。女女想起当年爹爹将她抛下，自己万念俱灰寻死之际聂广庆救下她并发誓以后同甘共苦、永不分离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又无可奈何。

大会在即，为防不速之客光顾，盖运昌从“形意拳故乡”太谷请来三位身手不凡的拳师以保大会安全。刚到不几天，大师傅就把当街撒泼的皮大皮

二教训了一顿，这弟兄二人是上土沃原家的外甥，原家又和盖家连着亲，横行霸道是由来已久的。这皮家二兄弟受了羞辱便到原家添油加醋地胡说一通，闹得原、盖两家心生嫌隙，积下怨恨。原家老爷原添仓去三峻庙送宝贝铜鼎，结果与盖运昌闹得不愉快，加上原添仓不小心被形意拳误伤胳膊，两家的积怨便愈来愈深。原家长子原德孩把对盖运昌的一腔怒气发泄在妻子，盖家长女，盖秋苗身上。哪知这秋苗性子贞烈，不堪丈夫对自己父亲和家族的无端羞辱竟吞金自尽了，事后原家只派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人来报丧，说是害病死的。盖运昌将愤怒强压心底，这也为日后两家关系彻底决裂埋下伏笔。

暴店镇上越来越拥挤，除了生意人还有不少外来找活计的人，其中有一位叫耿月民的青年遭小人陷害流落至此，他凭了些小聪明买下了李圪渣家的中窑，并常随其到盖府揽些活计。九月十三的迎神赛社前夜，女女母子被接入盖府，女女言行举止谦逊有礼、不卑不亢，着实让几位姨太太吃了一惊。次日，化了装的大在三峻庙完成了上头盞香的礼仪，他佛前童子的身份和不似凡胎的长相成为人群议论的焦点。晚上庙内演《霸王别姬》，女女听得忘情落泪，盖运昌由此知道了面前的是一个内心柔软有故事的女子。

大赛第二天暴店来了大人物，盖家在省城天主教会学校念书的二小姐盖腊苗带着天主教神父米丘回到家乡，加上昨日那佛前童子，一时突然出现两个西洋面孔，整个暴店轰动异常。而女女对那神父的反应极为反常，一向平静如水的她竟暴怒起来，这一切盖运昌都看在眼里。祭祀完毕，女女母子便回到谷里，盖运昌竟有十二分不舍。不几天聂广庆被叫去盖府，盖运昌告诉他聂大并非他的骨肉，而且女女不是寻常女子，不能跟着他受苦。接着盖运昌起草了典妻文约，以府上婢女秋棉及一份厚重嫁妆加上供聂广庆抽一辈子的烟膏来将女女换到盖府做针娘。聂广庆昧着良心答应了。女女得知后伤心欲绝，打算投水自尽，但突然到来的米丘让她心里生出一股骇人的愤怒，她觉得命不该绝，遂带着二进了盖府，而大被聂广庆留在谷里当帮手劳力。

米丘来暴店是为了得到土地建一座教堂以征召更多教徒，盖运昌答应将女女谷那片原打算做坟地的土地给他。与此同时，暴店镇出了一件大事。柴家次子柴守孝在赌局上把自家的骡马大店输给了原家次子原德库。盖运昌料定是原德库耍了“倒棺材”，但这赌局是县长小舅子设的，又赢的是柴家的家产，便也不好说什么，那柴家更是哑巴吃黄连把苦咽下了。盖运昌又转念一想：原家人做这事是想进入暴店压制自己呢！

盖家老掌柜盖丙生忽然过世了，盖府上下一片雪白。其实这盖丙生并非盖运昌的生父，早年是晚清宫里的一个太监。在宫内他认了大太监魏锁福当干爹，这魏锁福在宫外已安家置业，还娶了女人。同治皇帝登基后要减少一批太监，盖丙生被送出宫，魏锁福念旧情安排他去看守家业。哪知盖丙生私下看中了魏锁福的小老婆春红，于是变卖了魏家家产卷了钱带着春红回到暴店。殊不知春红和他人偷情已有身孕，不久便生下儿子盖运昌。盖丙生知道儿子不是自己的，但自己失了能耐也只能认命。盖家的药材铺子在两代人的经营下生意越做越大，渐渐成了暴店最大的财东。盖运昌17岁那年他的亲生父亲投奔而来，顾及母亲情面，盖运昌让他做了盖府的下人，那人就是喂骡子的吴老汉。母亲春红也因心疾过早离开人世了。

丧事办完后药材大会也结束了，新年接踵而至。除夕这天，盖府所有人齐聚一堂共享晚宴，女女也身居其中。神父米丘留在盖府过中国年，他表达完祝福后一一拥抱大家，当他的手臂张过来要拥抱女女时，女女瞬间拿出一把剪刀插向米丘腹部。在场所有人都惊慌起来。米丘短暂地惊愕后一边拔出剪刀，一边自嘲脂肪厚而身体安然无恙。女女一时情绪崩溃到极点。原来女女这般行为背后藏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她自小跟着教私塾的爷爷和贤良淑德的娘读书、做女红，父亲在遥远的天津工作，但在外有了女人，好多年都不回家，娘决定带着女女去找回父亲的心。女女陪娘天天在漆黑的胡同口等待父亲，有时等得到，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等。但那个夜晚等到的却是一个暴戾

的黄毛鬼子，他残忍地将单纯美好的女女强暴了。之后母亲小产离世，无情的父亲将她像丢弃旧家具一般抛弃了，幸而轻生时被聂广庆救下。每当看到米丘那张脸，女女就被噬人的往事折磨得痛不欲生，她什么都做不了，她只求同归于尽！盖府的新年在人心惶惶中过完了。

李圪渣的邻居耿月民认了盖府吴老汉当师父，跟着一起帮忙打理和盛堂的药材生意。一次进货时耿月民得罪了皮二要被讹钱，但他一个穷伙计哪有什么钱啊！他不敢跟吴老汉讲，恰巧碰见原德库借了一两银子，但这也欠下了原家人情，以致后来他做下让盖府受到重创的事，这都是后话。

二月二龙抬头之日，原家老掌柜原添仓过世了。临死之际他交代三个儿子，赢来的骡马店是原家通往暴店的缺口，要把握机会把盖家踩在脚下。盖运昌闻讯前去吊丧，原德孩要求下一五年大赛由原家来主办，盖运昌明白这是原家压制盖家的一步棋，但嘴上还是爽快答应了。大会后盖运昌请的形意拳仨兄弟来暴店开了镖行，第一单生意就是为盖家押运药材，老大老二出门押镖，老三牛来有看店。近两天盖腊苗受了米丘影响要当修女，遭到家里阻碍后竟离家出走，闹得盖运昌心焦不已，吴老汉看不得这洋鬼子要人要到老爷头上，于是找牛来有帮忙将蛊惑人的米丘惩戒一番。这牛来有答应后便设计侮辱米丘，眼看要得逞了，那皮大却记起之前形意拳教训自己的仇来，挑起事头召集了一波泼皮流氓要为米丘寻仇，跑到镖行里争斗，结果一群人失手把牛来有打死了。原家暗地帮皮大买通了安县长，只赔了点儿钱财，大师傅二师傅也关了镖行带着师弟的棺材离开了暴店。

春天来了，河蛙谷的大更想娘了，秋棉骂大是养不熟的狼崽子，于是他半夜出逃去找娘。大在路上捡到三只狼崽抱回谷里，聂广庆想着狼野性大，找绳子拴紧了三只狼的脖子。连续几天晚上母狼都在周围嗥叫，而三只狼崽相继死去，是母狼叼它们离开时被系在脖子上的绳子勒死的。狼皮被剥了下来，狼肉被怀孕的秋棉吃进肚里。报应还是出现了，秋棉刚诞下的女婴被母

狼叼走了。秋棉伤心过度，变得痴傻。

米丘来河蛙谷看盖教堂的地，却看到满地罌粟，他要拔掉这些害人的作物，结果与栽种者聂广庆大打出手。盖运昌闻讯赶来，故意偏袒聂广庆并收回了送地给米丘的承诺。原德孩听闻后，取了县长看上的那口铜鼎决定去县里走一趟。一是告诉暴店盖家违反朝廷戒烟令大种罌粟；二是探听一下捐官的事情有眉目了没有；三是明年的庙会由原家承办，要请安县长来捧场。

安县长来暴店同意了米丘画地的申请，因之前收了原家的铜鼎，准备来挫挫盖运昌的锐气。

哪承想刚进暴店，官道就被堵上了。柴晚生匍匐在地大喊冤情。都知道柴家的冤是因为原家赢了的骡马店。原家大小也赶过来黑压压席地坐了一片，加上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官道整个被堵死。安县长觉得这官司是个烫手山药，假如站在原家的立场上，暴店镇人显然不服；假如站在柴家这边，原家的人情、自己那设赌的小舅子又顾及不上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正是盖运昌和柴晚生准备的一台好戏。这时盖运昌站出来说：“原家不差柴家一座骡马店，我与原家亲上连亲，原家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买下原家这座骡马店送给柴家，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乡里乡亲为了银钱而这般苦苦纠缠！”围观的乡亲们被盖运昌的行为感动，但原德孩的脸面挂不住了，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这店铺我原家归还柴家。不是因为我原家做了亏心事，是因为上土沃与暴店同吃一条河的水，暴店的富户都知道用怜悯来换取和睦，我原家更是责无旁贷。”原德孩不叫盖运昌岳父了，盖运昌变成了暴店的富户，原、盖两家的关系也彻底破裂了。

柴家的骡马店要了回来，但世道却变了，外面要打仗了。九月初三安县长被人杀了，原家在县城的店铺被人抢得精光。原德孩还正在准备办赛，一夜之间原家权财皆受大创，紧随而至的大赛也冷清地过去了。

趁着暴店还未大乱，盖运昌赶紧给独苗儿子娶了亲，娶的是何家闺女何

柳。世风日下，此后祸事便一桩接一桩地涌向暴店。先是太行山一带大旱，乡亲们颗粒无收。接着镇子里突然来了一队人马说是要来发展“三三铁血团”，实际上是来征购粮食和兵员，闹得整个暴店鸡飞狗跳。征兵征到了河蛙谷，聂广庆为了躲避征兵，生生剁了自己的拇指，痴傻的秋棉吓得不轻，跌落在池塘内溺死了。米丘一直想把有欧洲血统的大带走，大乞求他把河蛙谷的地留给聂广庆，米丘答应后大便跟着他离开了。秋棉死了，聂广庆找不见大了，他不敢告诉女女，于是主动跟着征兵的队伍走了。女女再回到河蛙谷时发现一家人早已七零八落，不禁泪如雨下。灾祸还在继续。盖家独子盖家生走丢了，吴老汉带人出去找了两个月都未找见，外面兵荒马乱，盖家生生还希望渺茫。

1940年的头场雪后，日本人进驻暴店镇。日军长官金井章二让盖运昌在暴店成立“新民会”宣传亲日政策，并三番两次要求盖运昌穿上制服动员人们做顺民，都被盖运昌拒绝了，金井章二异常恼怒。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一夜之间暴店的狗全死了。日本人借机主持公道，不久就抓来了铁匠王胖孩，查到狗是食大烟土而死。这时原德孩站出来一本正经地“解谜”，说王胖孩是为共产党做武器的下线，他从和盛堂买来生烟膏给共产党做伤病手术用，进出镇子怕狗叫坏事，于是把生烟膏包了食物扔进了所有人家的院子里。台下做了亏心事的耿月民瑟瑟发抖，因为他恍然明白了这是原德孩陷害盖运昌的计谋。原来耿月民无意间得知县长死后原家送的铜鼎的下落，念及曾经一两银子的旧情，他将其告诉了原德孩，闲聊间原德孩得知耿月民偷拿了和盛堂的大烟膏急于出手，于是找了一个外人天黑进镇说服王胖孩买下耿月民私藏的大烟膏，并告诉王胖孩是共产党托付要买的。王胖孩哪里知道啥叫共产党？得了小实惠后却走漏了口风。原家人想把事闹大，于是用买来的大烟膏药狗，待人们发现狗亡后去找日本人“告密”，再让日本人假迷三道主持公道。

吴老汉为保全盖运昌，扛下了提供大烟膏给共产党的罪，与王胖孩一并死在了日本人枪下。然而无耻的原德孩让日本人以女女的生死来要挟盖运昌，就在女女被逼无奈准备跳崖时，米丘前来阻止并和日军交涉。日本人碍于米丘的身份放了盖运昌。回到盖府盖运昌让二和何柳成了婚，将二视如己出。

十月时许多从南飞来的飞机让日军死伤惨重，月底日军驱逐当地神父，大和盖腊苗跟神父米丘回了荷兰。十一月，暴店外的黄阳关前发生了一场恶战，很快日本人就离开了。盖府内人丁越来越稀少，大太太、二太太去世了，四太太回青海娘家探亲后音信全无，盖家生走丢了，吴老汉死了，盖腊苗当了修女后再也没回来。

1945年的土地革命来得猛烈，原家、柴家、盖家所有的家财都分光了，人也被抓走了。六月红给一个农民当了老婆，女女与二、何柳两口子紧着一片薄田过日子，何柳诞下一名男婴，过满月时盖运昌被释放回家，给孙子起名叫作盖土改。

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深耕耨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盖运昌念着《耕田歌》突然就断了声音，女女将他背回暴店。出殡那天，天气出奇好，微风不起，艳阳高照。人家说，死人遇上这样天气，说明此人命硬。

（孙蓓佳 缩写）

甘家洼风景

王保忠

颁奖词：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以二十个单元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延展了小说的内部空间，远和近、内和外、上和下、旧和新等元素，共同营造出一个文学史意义的景象：甘家洼。作品着笔在传统乡村的现实状态，最终意指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深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使得整部作品充满着尊重人性的品格。

活 物

很多时候，他们望着死火山发呆。偶尔，老甘动一下，小皮也跟着动一下，似乎急着表明自己是个活物。

村子几乎走空了，老甘却走不了，说到底是他不想离开。他很想有些事做，可村子里没几个活物了，他这个村长没啥可干的。

他想起了自己的女人。女人走了有五六年了，他常常坐在碌碡上等她回来。

手机响起来时，他才明白衣袋里还装了个活物。电话多是张秘书打的。说不准二老也会打来，让他给小驴小羊捎东西。爹妈陪孩子进城上学，他们的瓜棚跟着就荒了。

手机忽然响了，是张秘书，说村子要撤并了。他叹了口气，摸了摸小皮

的脑袋，你想离开甘家洼吗？小皮摇了摇头。老甘说，咱们不走，死也不离开。

他想，等二愣成了亲，村子里就会多一炷烟，会热闹几天。

该回家了。两个活物，一前一后、一瘸一拐地朝村子走去。

闹 喜

我爹要给叔叔办喜事了，他叫上了喜信老张头闹喜。

爷爷说，早些年办事全红火了个喜信，喜信说几句，人们跟着凑几句，场面就不一样了，现不行了。

老张头一出口就是叮当响的四六句。他喊了起来，催媳妇，抬媳妇，摸喜糖，接着拜堂。在老张头的号令声中，院子里欢笑声一片。

典礼结束了。我听到了划拳声，酒杯碰撞声，笑闹声，我们村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夜来临了。吃过对面饭，老张头安顿我们听房，又让我进去抱几件衣服出来，挂在了院里的老树上。他说明天可得来早点，你爹常出去做夜活儿，说不准就把衣服抱走了。

第二天，衣服早不见了。我没看到我爹。他和小皮，正坐在火山脚下发呆呢。

夜活儿

老甘的膝头搭着根大辫子，这是他的女人留下的。

他摸着辫子，听着小皮的鼾声，想着心事。他甭说是走进精怪们的梦中，就是自己的梦也进不去了。

老甘从辫子上抽出几根头发，缠在手上，对小皮说，走，跟我干夜活儿去。两个身影在村街上晃悠，这就是给甘家洼巡逻了。